



修正文库

民间话语系列

图雅, 也做涂鸦, 昵称鸦。

图雅的涂鸦



图雅◎著

现代出版社

鄭
修正文庫

民间话语系列

图雅的涂鸦

图雅◎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雅的涂鸦/图雅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 11

(修正文库·民间话语系列)

ISBN 7-80028-844-7

I. 图… II. 图…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375 号

责任编辑: 张俊国 许晖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625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8-844-7/I·23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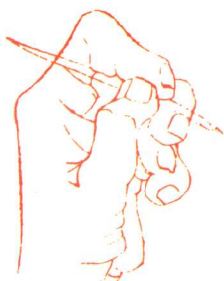
修正文库志

盛世修史，文昌兴志。八卦汇结绳蓍龟之要，尔雅纂金石篆隶之义；皇览资治，博物辨识，说文解字，集异猎奇。唐宋之后，类书集成，蔚为大观；艺文类聚启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继太平御览，至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囊括备至。降及今世，又有各类百科全书，采西学分类之法，融阅读检索于一体，洋洋乎浩若瀚海，使人坠沉其中不知所归。百川交汇，众说杂糅，龙鳞为鲨翅所掩，凤羽为雉尾所麾，欲寻有个性之真知灼见，无异于洋中探取笔端之珠。

二十世纪，前有万有文库，后有丛书集成，其旨在于融纳中西之学，汇聚古今之要，发明当世之见，张扬著者个性。世事纷易，文库难竟。后之来者，或一味拿来西学，或刻意掘枯剖朽；或独居蜗角拙思，或奋扬沉渣恶俗。降及文坛学界，率直者径取以射利，诡谲者巧窃以沽名，妄悖者务逞其玄，迂腐者守经抱句。途尽技穷，即结帮聚伙，独衍枝蔓，播陈言于残生，布腐酸以貽世，所谓艺文萎靡，学术腐败，世所瞩目，闻者掉首。文化昌明之日，斯文之弊如此，真无愧于崭新之纪也！修正二字，由来已久。自孔子修正诸经而始，世人皆以为继往开来，必修正无利时运之旧说，另创促进变革之新意。独十年浩劫，修正沦为悖论。如今国运勃兴，无修正之艺文，乏修正之学术，何以应万事之隆昌？先哲有言：修正治辩，欲人之善；素修正者，弗离道也。惟望海内外之炎黄子孙，凡有志践及荀子所谓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者，共标创辟之举，务去陈言冗辞，同襄修正文库，兴我艺文学术！

文库主编 韩勃
文学顾问 汪兆骞
文库热线 13901160710
批评反馈 xzwwk@163.com

策划编辑 黄孝阳
责任编辑 张俊国 许晖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010 - 64211658 64210708 64215659

怀图雅（代序）

方舟子

早期网人并不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过图雅（有时也写做涂鸦，昵称鸦）是个例外。他的真实身份，到现在还是个谜。直到 1994 年，鸦的散文《寻龙记》获得一个文学奖，按要求要提供个人简介，他才首次公开透露了一点个人信息，然而也非常有限，不过是“50 年代出生于北京”，而这是只要细读他的文章就可以推测出的。他有时也在网上跟人讨论一些高等数学的问题，所以他的专业，大约与数学有关。甚至连其性别也有争议，虽然其文风、措辞明显男性化，网上却有人哄传，到现在也还有人怀疑他是女扮男装。不过对这一点我倒是可以澄清：鸦曾经要我给他寄过点东西，提供的收件人姓名用的是男子英文名。

1996年4月,《新语丝》、《花招》、《橄榄树》、《枫华园》等刊物的成员20余人在华盛顿百合家聚会,鸦曾说要到会,与会者翘首以待,最终也没见他露面。三个月后,鸦就从网上消失了,距离他初次上网,刚好整整三年。

鸦大概可算是网上绝无仅有的“语言大师”,文章用语极富个人特色,光读文章不看署名也可猜出是他的手笔,别人也无法假冒。鸦长于叙事、抒情而拙于说理,所以他的文学作品的质量远胜于议论文章。但即使是那些感性盖过了理性的议论文章,虽难以说动读者,却也因为诙谐风趣而富有可读性。与国内网上风行的那种将恶谑当有趣的搞笑文章不同,鸦的诙谐往往富有韵味,类似于西洋的幽默,在品味上,比油嘴滑舌高出了不止一筹。鸦的文学作品,也以语言取胜,在布局谋篇方面仍有欠缺。所以他的散文强于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强于中篇小说。他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结构都很零乱,不成样子。这是网上随写随贴的毛病,倒未必是天赋不足。如果鸦能够潜心创作,仔细推敲,中文文坛或许能出现一位小说大家。这是鸦还在网上时,我就一再指出过的。但愿他现在就正躲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闭门谢客创作巨著。

鸦在1993年曾经在《华夏文摘》当过一段特约编辑,后因为意见不合退出。

1994年年初筹备《新语丝》时,鸦是积极分子,“语丝”之名就是他首先想到的。

他后来在《我看〈新语丝〉》一文中回忆说:“《新语丝》

创刊，起哄我也有份，后来看事情闹大了，又害怕起来，瞅空溜了号。”爱起哄又总溜号，可算是鸦在网上的行为特征，比如他发起的授予金庸诺贝尔奖倡议和为小学生写科普的“奥秘工程”，就都属于虎头蛇尾。但鸦做事力有不逮，用心却是极好。他为人处事很有正义感，也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国内某些毫无是非观念的网上痞子一面把海外各位老网人全归入“网上蛤蟆”，一面却要拜鸦为前辈，实属谬托知己。这种网痞，在海外中文网就一直有，鸦和他们是对头，称他们为“叫驴”。鸦有几次稍嫌出格的怒骂，就是针对这些“叫驴”的。只不过，海外“叫驴”属偷鸡摸狗之辈，人人喊打，不如国内“叫驴”敢于招摇过市且无限风光，这应属国内网络的一大怪现象。

鸦在1993年7月上网时，正是国际中文新闻组ACT开始进入繁荣的时期。鸦在1996年7月离网时，ACT正走向衰落，海外中文网就要四分五裂，国内网络也就要兴起，网络商业化的大潮也就要汹涌而来。所以，鸦在中文网的三年，恰恰是中文网络同一、非商业化的黄金时代，鸦也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我们今天怀念图雅，也正是因为怀念中文网那段一去不复返的好时光。

目录

怀图雅（代序）	方舟子（1）
小野太郎的月光	（1）
扮猪记	（18）
吃狗肉记	（33）
拱猪记	（37）
逐鹿记	（48）
买车记	（59）
养鸡记	（68）
鹦哥记	（77）
破瓮记	（88）
画饼记	（95）
姑妈阿兰	（104）

回忆黑手党·····	(113)
三伯·····	(118)
剃头的故事·····	(121)
美国小调之 MAZE·····	(127)
美国八卦野战军（节选）·····	(132)
食客·····	(149)
民歌与民智·····	(159)
美食之研究·····	(161)
阿西莫夫、卡尔塞根、抹布及其他·····	(163)
曹操吃瓜·····	(175)
第五维·····	(181)
吃鸡三境界·····	(185)
寻龙记·····	(191)
小鸭杰克·····	(200)
洗澡与方言·····	(202)
四难小议·····	(205)
花钱与做鬼·····	(211)
橄榄·····	(214)
闲话洗澡·····	(216)
听笛与挠痒之余·····	(220)
头人的龙门阵·····	(223)
说圆·····	(231)

感恩节苦谈·····	(234)
读书轶事·····	(238)
续红楼·····	(248)
图雅侃文学·····	(264)
图雅侃水浒与三国·····	(275)
杂论鲁迅的文章·····	(283)
诗歌几首·····	(287)
今天，共同想念一只鸦·····佚名	(292)
涂鸦图雅·····应帆	(294)

小野太郎的月光

我的很多画都有月光。使我成名的就是这月光。但这月光不属于我，它是一位朋友在多年前赠给我的。他不是画家，但是可以说，我整个绘画生涯是他赠给我的。他的名字——我相信他不会怪我——叫小野太郎。

我被警察带出去的时候正是半夜时分，一个老大的月亮悬在天上。月亮劈头盖脸，我觉得很懊丧，我特别懊丧。那年我十一岁。

那晚的月亮真亮。

月亮下边就是西城分局大院。门口守着俩警察，院里黑压压地站了好几百口子人。人多胆大，没看见警察，都嗡嗡地说话，还有人串门似地串来串去。我一进去，就有人说：“这不是咱楼争气吗？这尺寸的也进来啦！”原来是楼下的六一，还有大头，还有五号楼的援朝，后院的几个痞子。

我似乎也觉得自己尺寸不对。我没偷过军装，我只听说了血洗建工部大院的事儿；我也没撬过锁，或是拧过铃盖。正这

样想，突然就来了一个大牲畜般的嗓门：“你犯份儿是不是？你过来。”六一说：“板儿砖。”大头说：“板儿砖。”大家一起说：“板儿砖。”板儿砖这人我知道，板儿砖抢所有小孩的早点钱，包括我的。可板儿砖最爱“开瓢儿”，所以大家都转过去，大家安静了。

一个声音说：“你过来！花不了你王八操的。”

板儿砖在局子里也敢动手，要不他也不是板儿砖了。他踩中了好几个人，他有很长的胳膊。他的长胳膊拨拉开人群，噌地一声，揪出一孩子来。那孩子背心裤衩，黑不溜秋，哎哟一声被拧住了。他个儿小。

有人不干：“板儿砖，你敢动十二楼的！”好些人不干：“谁敢动小野太郎！”板儿砖停下来，笑了笑。他的大背头很份儿。他把大背头甩了一下，一只手拧住小野的胳膊，另一只手板儿砖似地举过头顶：“叫爸爸。”“叫你妈的……”小野的话没说完，因为板儿砖在他脸上砸了一下。板儿砖也有人，他的人热心地鼓励他：“甭罗嗦，开了他！”十二楼愤怒地骚动起来。板儿砖又往上提一下小野的胳膊：“叫吧。”小野咧了嘴，“你——松开。”板儿砖松一松：“叫，大声点儿。”

小野回过脸，不知说了什么。板儿砖把头凑上去，小野的左手猛然翻上来，揪住了他的头发。板儿砖的脸歪了。两边的人马一拥而上，打成一团，场子立马乱了。场子乱得让人兴高采烈，大家跺脚，喝彩，咒骂和吹口哨。警察遥遥地喊：“不准打架！”但有更高的声音补上去：“哥们儿，别歇着，练死几口子。”

那天晚上警察费了很大的劲，警察把众人分开。小野肿着

脸，手里捏着一把头发。板儿砖捂着头，他的手渗着血，将就点说，也算是被花了。

西城分局的清扫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百警察二百民兵，都是在夜里。

大院里凡是中学以上的全进去。我五年级，我是一谜，我不知道为什么躬逢其盛，只知道窝头糙，咸菜齁，文件念得嗡嗡的，头大。听完文件去见警察。警察的皮鞋重，翘桌上：“哪学校的？”“师大附小。”“小学的？小学谁叫你上这儿来的，成心捣乱！”我把嘴动了动，我有一些话，我很想解释，但警察在我和门之间指示了一条路线：“出去出去，等两年，上中学再来吧。”

回到家我妈正在叹气。我妈说回来了你回来了，然后叹气，然后说回来了回来了。我不说话，那使我妈生气：“你爸爸的事儿我又操心！你补裤子吧。”但是我把裤子补坏了，又拆开，又补上。我用了一天时间。我的针脚细。我把裤子补上了。下来是磨刀。我把刀磨了。晚上她拿在灯下晃了一晃，雪亮，快是快。她想一下，说：“这刀得藏起来。”她藏刀，但她不知道往哪儿藏。她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威胁我说：“你别打架！你别打架啊。”

第三天是学缝纫机。在上午我把所有的针都学断了，就剩一口。下午那口针坚持住了没断，我用它在报纸上绣了一头驴，一只狗，一个领袖像。晚上我给我妈看，我妈把报纸团了，到厕所烧，冲下去。她坐下来，头上有一些汗：“今天去探你爸了，你爸说还是叫你跟文伯伯学画去吧。”真是的，又叹了一口气。

我在鼓楼外文伯伯家碰上了十二楼的甲级战犯小野太郎。

我进门的时候，文伯伯正在捏窝头。屋子小，下午黑。他穿一条粗布围裙，带着花镜，对着亮，很细致地捏。窝头滴溜圆，不带手印儿，排着士兵一样整齐的队列。它们的指挥官很专心，以至没发现我。我说：“文伯伯。”他抬起头，吃惊地看我。我说：“我是争争。”

他噢了一声，指给我一个地方坐了，又把窝头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放到锅里，把桌子擦干净，菜板抹了，放进床头和墙之间。那床很旧，被单有补丁，床下放了一篮土豆，两棵白菜，一个腌菜坛子。

那时小野太郎被他爸爸押进来了。他爸爸是高个子，军人，头在门框上碰了一下。他把帽子扶正，皱皱眉，说：“文老，野小子来了。难管教！您是教授，您有办法。”文伯伯眯起眼，瞧一瞧小野，小野的眼睛没藏好，斜刺了一下。文伯伯笑了：“这孩子，有神！”他爸爸对小野说：“别捣乱，捣乱看我揍你。”

就这样我和小野成同学了。他的右眼下有乌青印子，脚支在凳子上，一下下地撕指甲。文伯伯叫我们一人画一匹马看看。我画了，文伯伯问：“赤兔马？”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那是刘备的“的卢”，乌云盖雪，夜行八百，日行一千的便是。文伯伯嗯了一声，又把小野的马拿去看。看了一会，又倒过来看。我从旁边瞄了一下，我认为他画得不很像马，倒很像一条掉了榫的板凳，我猜文伯伯想把它装回去。

文伯伯把画放在桌子上，拿起一个有缺口的茶杯，喝了一口，他指着我的马：“这匹马有肉，没骨头。刘备是大肚子，

这马驮不动他。”又指着小野的马：“你这个只有骨头，没肉。好像杀猪的使的条凳儿，毛儿都拔光了。”说着，取出一幅画，打开：“你们的马都不活，这个徐悲鸿，他也有几匹马，倒是都比你们的要活。”

小野看了一回，哼了一声：“这有什么，我也能画。”文伯伯说：“这孩子。你看你能了吧，你能画。你为什么把脚放在那儿？”小野说：“我这是撕指甲。我看这些马太瘦，没吃过草，我看它们要死。”文伯伯说：“瘦是瘦了些，能凑合活着就行。把脚放下去。你们去动物园看看，圈着也是活马，活着就行。懂吗？”

小野把另一只脚也支了上来，说：“活马很容易，活马谁都会画！”文伯伯有点生气，说：“把脚放下去！我画了一辈子，还不敢说会，你这还没怎么画，倒先踩上凳子了。”

要了六毛钱，去动物园画马。我走过十二楼，被小野叫住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动物园，他跟我急了：“我说不去了吗？我说了吗？”然后从二层扔下来一根绳子，出溜下来了。他爸爸锁他，他只能这样出来。他说：“画马好办。到动物园一看就会，画马我不颤。”我说：“我也不颤。”

我们走到七楼，他让我等着。过了一会儿，他提个书包跑出来，有一老太太追他。我们撒丫子跑。喘气。最后小野神秘地挤一下眼睛，把书包掀开一点，一只黄猫皱起鼻子，发出“弗弗”的声音，十分险恶地看着我们。“别伸手！”小野一边噘着手，一边提醒我，他的手背上有几条挠得很深的口子，显示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板儿砖家的猫。”

在老虎山，小野把那只猫扔下去，然后国民党似地狞笑了一下。黄猫如跳水运动员，在空中打很聪明的滚儿，它用四脚着地。然后，它发现了它的外甥。那时外甥正在不远处打盹儿。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或许是想起了往事，猛烈地咆哮了一声，扑了上去。舅舅借灌木丛做掩护，它蹿跳着。可惜那里并没有树，它外甥用右爪把它打翻，按住，叼进洞去了。

唉，谁让它出身不好。

但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匹马，它们把头埋进一个硕大的槽里，咯嘣咯嘣地嚼一些东西。它们用肮脏的毛色招来好多苍蝇，再用尾巴巧妙地赶走，日子就这么打发。有一匹苍黑的，玩厌了这游戏，突然昂起头来，哐哐地叫了一声。它望得远，它吸引了我，所以我画它的脖子和脸，可它的身法变来变去，我没法把它一下子画出来。

小野扔了几块石头，终于打中了一匹马。那马抖了一下，轻轻移了一步。

马的表现令人失望。它逆来顺受，也许知道无处可逃。

我画了很长时间，我画马的片断。小野什么也没画，他很忙。他满身大汗，从很远的地方运石头，围着马栏跑来跑去，像马车夫一样吆喝，吓唬和驱赶那些马。天色有些黑了，我压抑不住好奇心，问小野他爸爸会不会再锁他。他哟了一声，说糟了糟了。对策！一路走一路商量。分手时终于想起来了：“对了，就说学画马！”我把乱七八糟的画稿给他了。

第二天一大早小野就来找我，手里挥着一张青黑色的钞票。十块——我被钞票的面额镇住了。我看他很得意。

他说昨天一进门就见桌上放着那根绳子，他爸正在怒气冲